

古舒集美爱情小说

温馨的港湾



……
爱像葡萄汁一般要愈久才愈芳
醇，初偿情爱滋味的少女们，浅
酌一口情感汁，酸、甜、苦、辣

(青) 登字 01 号

封面设计：廖 铁

责任编辑：吴亚春

方舒集美爱情小说选

方 舒 著

*

青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1.5 字数：100 万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225-01110-3 / I·218 定价：58.80 元

内 容 介 绍

惊鸿一眼的刹那电击，埋伏下了商业恋爱的电线路式，指令驱使他们追、赶、跳、碰的相互接触，但这碰触，是摩擦？还是爱的前奏协进曲呢？

葡萄藤的导火线，引发了一场爱情追逐战，艾玫和裴南这对俏冤家，始终站在相互怒视的对立轴上；横梗在友谊天平之间的傲慢与偏见，离道不能随着情感法码而逐渐平衡超于冰释吗？

爱像葡萄汁一般，要愈久才愈芳醇，初赏情滋味的少女们，浅酌一口情感汁，酸、甜、苦、辣……皆尽有，爱是建立在互信、互谅的基础上，要经得起时间的磨炼，才会结出丰硕的爱之果。

1

艾玫站在她公寓的客厅中央，全身气得发抖。好一个不幸的夜晚！好一个差劲的男人！

房门的敲击声又响起了。“让我进去！你是个骚女人，知道吗？一个该死的骚女人！”一个男声叫骂着。“你不能像这样打退堂鼓，尤其在让我以为……”下面的字眼成为一连串模糊不清的咕噜。

接着又是一阵敲门声，门更猛烈地震动着。然后是几分钟的沉默，当艾玫终于听到脚步声走向长廊底的电梯去时，她才解脱地叹了口气。

皮包丢在桌上，她穿过房间走进浴室，按亮了电灯。她走到洗脸槽前，以冷水猛泼在脸上。刚才在回家的计程车上，他那湿湿热热的强吻真是恶心得可怕，她回想起来还直打颤。

今天下午正当她收拾好准备下班时，顶头上司查生先生圆脸含笑地走向她。

“啊，你还在，艾玫小姐！”他得意地说。“我正担心你已下班回家了呐！我太太刚刚打电话来，说我外甥奎吉来我家玩。我希望你今晚有空，而且能让奎吉带你来参加查生太太和我·

举办的鸡尾酒会。我知道你会喜欢奎吉的。一个好青年哩！我太太和我都很欣赏他！在台北他没有熟人，所以也许以后你可以把他介绍给你的一些女友认识。”查生夫妇一向以在香港最棒的餐厅举办宴会闻名。艾玫晚上除了洗衣服和写几封信外，并没别的计划。她犹豫一下才说：“谢谢，查生先生，我想我会很乐意。”

“好，好。宴会是从六点到八点，奎吉大约六点左右去接你，我已经有你的地址了。”然后他一脸愉快地走向他的办公室。

她根本不是小孩了，艾玫自斥着。她已经二十四岁了，所以她该有先见之明才对。但现在这已是马后炮了。

奎吉在回家计程车上的行为真令她作恶。他醉醺醺且又狂妄，不理她用力猛推的抗拒，而一厢情愿地强吻她，还在她房门外骂她骚女人！好恶心的男人！不知马若夫妇在不在家，若在的话，他们一定听到了他的叫嚣。而且当她正要挣脱奎吉的紧搂而逃进她的公寓时，她听到走廊底的电梯门开了。有一刹那，她从眼角瞄到有个男人站在那里。

若说马若家是大饱耳福的话，他则是亲眼目睹了。但愿那不是她认识的人，或不是能认出她是这公寓房客的人。

艾玫把毛巾拧干挂在杆上时，电话铃响了。她走进客厅，站着听一会儿。她可不打算接电话，那恶心的奎吉一定是在转角的电话亭查到她的电话号码了。说不定他想再说服她共度八点半以后的美好良宵，不然就是要再多骂几句，好挽回他失

去的面子。当然，也有可能他是来道歉的，不过那是很难想象的。

艾玫坚持着。她今晚——或这辈子——已经受够了那个恶心的奎吉！

电话铃停了。但几分钟后它又开始响，一声又一声地坚持着，艾玫走过去盯着电话机，皱着眉头，怒咬着双唇。这铃声可能会继续响下去，她最好现在就把它解决掉。

她伸手抓起听筒：“喂？”

“艾玫小姐吗？”

不是奎吉。这声音她听不出来，而且还有一点不寻常的。是中文，没错，但夹着一丝外国口音。

“是的，我是。”她小心地说着。会不会是奎吉请别人来替他说情呢？

“再请问你母亲是不是意大利人，而且你的外祖父是叫帕罗·里纳，你母亲叫凯瑟玲·里纳呢？很抱歉我这样盘问，但这真的很重要。”

“是的。”艾玫缓缓答道，“是的，家母娘家姓是里纳。”她迟疑着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，同时心想这可能是某种广告的噱头吧。

“啊！”这惊呼中有着满意之声，“我名叫裴南·勃纳。你对勃纳这个姓氏熟悉吗？”

艾玫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回答说：“不，我不熟悉。”

“呃，没关系，那并不是很重要。这么晚打电话给你，我必

须向你道歉，但我今天下午才从意大利飞达香港，明天一早就得飞往美国加州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很希望今晚与你谈谈。”

这是他声音中有了第一丝犹豫的迹象。“我现在是在你公寓附近转角处的电话亭，不知你是否准许我上去与你谈一件事。一项交易事件。我保证这是很重要的——对你我都是。”

艾玫立刻警戒了，她知道宵夜想闯入公寓的方法手段是不胜枚举的。

“真的，勃纳先生，恐怕这有点不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艾玫小姐，或许我该解释一下。我以为你该对勃纳这姓氏有点印象。你知道的，如果你是所找的那个艾玫，那么我们就是远房表兄妹了。”

艾玫怀疑地扬起眉毛，但没插嘴，因他似乎打算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或许我解释一下会有帮助的。我正在找一位名叫艾玫的表亲，她可能有项我需要的资料。我在寻找一件代表一份酒厂股权的遗失文件。至少它曾属于帕罗·里纳，照推测他是你外祖父。”他稍顿一下，“这文件很可能对你很有价值，对我也是。”

她迅速地回想着。一份酒厂股权？她并不知道有那回事。她外公一直是收入有限的人，她妈妈也从未提过有关酒厂的投资。艾玫低头看着桌面，沉思般地眯起眼睛。如果这是真的怎么办？

虽然有点兴奋，但她仍旧很谨慎。“说到我外公，你可知道

他是在哪出生的？”好吧，她自己承认着，这是一个试验，因为凡事总得先提防些啊！

“泰罗。”他声音中稍微有着好笑意味，显然他已知道她为何要问。

但她却因他的回答而放心了。“你要立刻过来吗？”她眼光瞄向墙上的钟，快九点了。

“是，我必须立刻见到你。在明天离开之间，我有几件事必须跟你直接谈。我确定只要问几个问题，花几分钟讨论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切了。”

“好吧，勃纳先生，我公寓号码是四八六。”

“谢谢，我马上就到。”

艾玫慢慢地放回听筒，眼睛则视而不见地盯着它。这整件事非常奇怪，她想，但这人一定如他所说的——是个表亲。若非亲戚，他不可能知道她外公的出生地的，因为那是个家族笑话。外公在户籍上所登记的出生地是维若拿，但他其实是出生于泰罗，一个小山镇。他母亲正巧到那里去探望一个退休归乡的老仆人，而帕罗·里纳却早产了。家人却顽固地，且也许秘密地，把他的出生地报登是维若拿。“生来就是个违法者。”他经常自嘲着。

艾玫的思绪回到她家族的酒厂股权。如果有的话，为什么从未有人向她提过呢？她皱着眉，想回忆她是否曾听过，但却什么也想不出。

艾玫的外公在她十岁时就去世，她母亲若继承了股权，应

该谈及它。很有可能从没有人认为那是重要的。如果有啥文件的话,那一定放在她母亲一年前去世时,艾玫所整理的不少储物箱其中的一个里。这一年来,艾玫一直被广告公司的工作束缚,根本没时间回澳门去清理她母亲的遗物。

她走到梳妆台去梳头发,从镜子里看到身上那件皱巴的洋装,那是一个月前买的,才穿了两次哩。她叹口气,走进卧室去换衣服。

一面换着,她的思绪又转回刚才的电话里。这个表亲是老的,还是年轻的呢?她听不出。她母亲早与意大利的亲戚失去联络,她外公是家族中唯一移民来香港的。当他谈及意大利时,说的总是当地的好天气和佳肴美味,然后就摇摇头说一个男人在那里是无以为生的。

不久门铃响了,艾玫急忙跑去开门,觉得有股难以确定的期盼。站在门外的人却给了她惊奇。他高俊,挺拔,有一股欧洲人高雅从容的气质。除开那一身现代时髦的服饰,他就像从世纪名画中走出来的意大利绅士。强烈感性的脸庞,鹰钩般的侧面,冷凜的眼睛正盯着她。三十三?三十五岁?艾玫只能猜测了。

“艾玫小姐?”突然他脸上的冰冷严消失了,代之以礼貌性的笑容和质疑的眼光。“我是裴南·勃纳。”

“是的,当然,你好吗?请进。”艾玫往后站,打开了门。她指指一张椅子。“或是沙发,随意坐。”

当她关门时,他走向椅子。但他还是站着,直到她过来坐

在沙发上，然后他才坐下。

“我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打扰你，艾玫小姐，但我在这里的时间有限，而我又必须跟你谈谈。我一抵达就打电话给你了，但没人接，所以我决定到这儿来留给你一张字条，也抱着幸运希望发现你回来了。结果我又打了一次电话，而幸运地你在家。”

艾玫发现他很有礼貌，也很迷人。这种类型的男人能轻易地毁灭女人的抵抗力。在他说话的当儿，艾玫发现他脸上有股很难懂的表情，眼睛中有着嘲讽的神色。那是什么？她心想，拉丁式的戏谑吗？不管是什么，它都使她稍感不舒服。

他往前倾。“我在找酒厂那份失踪的部分股权文件，我已说过的。据我所知，有段时期那是归你外公所拥有的，至少最后的记载是这样。”他犹豫一下又说，“你对意大利的蒙提西罗酒厂熟悉吗？”

艾玫缓缓摇着头，“对不起，我并不熟，勃纳先生。”

他眼睛中闪出一丝笑意，“这有点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表兄妹，所以我们不该叫彼此‘先生’或‘小姐’的，是不？我知道你叫艾玫，我则叫裴南。如果你叫我名字，我会很高兴的。好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然后好奇地问：“你是个意大利人，那你的中文为什么能说得这么流利呢？”

不管有没有酒厂股权，不管他是不是表亲，当她能较清楚这迷人且自信的男人的底细时会比较心安的。今晚可真是她

的陌生人之夜哩！

“我经常来往于意大利与香港之间，因为这里很多生意要做，并且我小时候就学过中文。”

看他的样子，她猜他的年龄猜得很接近了。

“现在。”他说：“我说今晚到这儿来的任务，我尽量长话短说。”裴南顿一下，笑一笑后又继续说。“艾玫——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或者叫你艾玫表妹？”

“艾玫。或是随你叫什么都行。”她只希望他快点说明她的酒厂股权而已。

“我先说些故事背景，艾玫。几代以前，我们有个祖先克·蒙提，开始在意大利北部的葡萄园中酿酒，起先是自己喝，然后供应亲友及邻居。那就是蒙提西罗酒厂的前身了。”他微耸耸肩。“当时的社会户政很松散，反正到头来蒙提家族就延伸成为勃纳和里纳两姓了。”

艾玫觉得内心直兴奋起来。

裴南迷人的笑一笑。“但那是个很好的酒厂，而我是个葡萄酒商；我想重组这家公司，使它企业化。反正如今聚集所有亲友赤脚踩葡萄已是不切实际了，所以该是使它企业化的时候了。”

他似乎有点太随便的样子，艾玫心想着，而谨慎地瞧着他。“那是否意味着竞争性？”她问：“外销市场也可能？甚至到香港这里？”

裴南点点头。“是的。就因为如此，我们的生意必须循法

定程序，所有原始股权文件都得提出。其他文件都已齐全，除了帕罗·里纳从他外公及母亲那儿继承而得的那一份。”

“而你认为那一份是我母亲继承了？”

“该说是我希望如此，你自己难道不知道这回事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你并没有其他兄弟姐妹，没错吧？”

“我是独生女。”

“没有别的可能继承这份文件的家人吗？”他的声音有点急迫了。“我真有点惊讶，你竟然完全不知道这一回事。”

在她能回答之前，他又说：“你能肯定你没这份文件吗？或者是你忘了呢？”

这问话问得很温和，但艾玫却猝然知觉到她的这份酒厂股权——如果真是她的——对他是相当重要的。她说不出为什么这发现让她有种满足感，或许这暗示着她还有可能见到这魅力十足的男人吧——想到此，内心不禁又一阵懊恼。

“没有别的家人了，而且我很肯定我没有那份文件。”她的字眼简洁锐利。“我并不知道什么酒厂股权的，不过那有可能混在我妈妈的遗物中。但我不能给你保证，我就是不知道！”

“你有可能找出来吗？或许在我下星期回来之前？”他露出一抹令她窒息的微笑，但那份急迫仍然存在。

“我想可以的。”她不情愿地说：“但我得到周末才有时间去找，所有遗物都贮放在澳门。”

“只要你能去找，我就很感激。我要到下周四或五才会回

来的。”

“而如果我找到了呢？”这可能性令她内心一阵激动。

“那么，亲爱的表妹，我将出个很不错的价钱买你这份股权。”他凝视着她说。“不过，若你找不到那份文件，是否可请你找出有关它被处置的任何记录？我不喜欢这么坚持这件事，但它真的对我及公司都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“我会尽量试试，但我并不十分乐观。若真有一份文件，我应该会知道的。我认为总会有人提起的，但我却从未听说过。”

“但你会找找看的，是不？”他说服性地问着。

“我会的。”其实，她知道她已迫不及待了。

他从口袋里拿张名片给她。“我是要去美国加州戴威斯大学参加葡萄酒商会议，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可以联络到我。如果你找到任何文件，请给我一个电话。”他优雅地站起身。“我恐怕已打扰你太久了，我亲爱的表妹，现在我得走了。谢谢你见我。”

当她也站起来时，他握住她的手，笑看着她。“我很高兴我们的关系转变了得如此圆满。”

那双俊目突然好像有生气了，而有那一瞬间，她太清楚他是以前看女人的眼光在看她的。这令她又刺激又慌乱。但他神情中又有着某种意味，某种令她心神不安的意味。不知怎的，她觉得那是一种中伤，就好像他知道她的某些事而评断着她。但那是无稽之谈啦，他们从未见过面，他怎么可能会那样呢？

“能见到我的意大利亲戚是很不错的。”她答道，这似乎是个安全的回答。

“我可以补充说发现我的中国亲戚是个愉人的惊喜吗？”他在门口时说，手仍然握着她的，且抬起手轻吻了手背。令艾玫愕然地，他的吻触引起她内心一阵喜悦的轻颤。

“我会期待着下星期与你见面，艾玫。祝你搜寻成功！再见！”

然后，他转身走下长廊。艾玫站在门口看着他，直到电梯带走了他，她才转身回房关上门。

这真是多变的一晚，艾玫想着，一面锁上门链。首先是那个莫名其妙、恶心透顶的奎吉——上司的外甥，然后又出现了这个……这个表亲。

她兀自皱着眉头。裴南某种意态使她内心有点不舒服。到底是什么？他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，有种她并不习惯的成熟世故样。难道她是心扰于他那强烈的男子气吗？他在她手背上的轻吻是给了她短暂兴奋。

不，她并不是因为那个心烦，而是他那似乎里外不一的感觉。一个是愉人热诚的，但另一个却是疏远，或甚至是有心机的。还是她想象过度了呢？

哦，男人，她愤愤地想着，一面走进卧室换上睡衣。由于不愿太早上床，她又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机。然而，她却心不在焉地盯着荧屏。

是的，没错，她最后自己肯定着，她表哥裴南·勃纳是里

外不一的，且有很大的不同。

隔天早晨上班时，艾玫发现她和奎吉那家伙的事还没了结。她上楼去拿所需的资料回到办公桌时，查生先生已在那里查有关复件了。当他抬头看到她时，他那两道浓眉皱到一块，圆脸也胀红了。

“早安，艾玫小姐。”他的声音冷得像冰柱。

“早安，查生先生。”艾玫说，很清楚他那尖酸刻薄的表现了。

他又回头去查复件，随后一声不响地擦过艾玫桌边走回他办公室去。他的每一步，及摔门的方式，都在表明他的责怪。

隔桌的黛琳转身瞧向艾玫。“呵，我不得不说那态度够瞧的了。你是怎么惹来这冷冻待遇的？”

艾玫脸直胀红了，缓缓地转向她朋友。那恶心的奎吉到底撒了什么谎？她怀疑着。

“我……我想是因为昨晚的事吧。查生夫妇开了个鸡尾酒会。他们的外甥来了，所以查生先生问我——”

黛琳完全转过来，一手拍着额头。“老天，艾玫！别告诉我！你是跟那个‘我姐姐的好男孩’，那个恶心的色情狂约会了？”

艾玫悲哀地点点头。“如果你说的是奎吉，非常遗憾的，我昨天确是与他一道。”

“呃，你早该告诉我的！”黛琳摇着头。“我至少可以警告你。老天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月圆时距他二十尺近呐！他对任何女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危险人物，没有人受得了他。”

“我并不知道。”艾玫感慨地说：“但现在我知道了！”

琳点点头。“难怪会选上你，因你刚来上班不久，还没碰过奎吉来访。”她认真地看着艾玫。“警告你一声，跟奎吉约会是有后遗症的。几年前楼上影印组有位叫林莉的，在众目睽睽的圣诞舞会中被他压贴在墙角强吻轻薄。正当林莉挣扎时，肖克看到了这情形，走过去把奎吉揍扁了，摔到杯盘狼籍的餐桌上。遗憾的是，这并没打伤那个畜牲。但——”琳意味深长地看艾玫一眼。“——我只是要指出从此林莉和肖克就不再受雇于公司了。所以小心点！”

“呃，我会的，但恐怕是来不及补救了。我并不担心会被炒鱿鱼，尤其是因为昨晚的事！”艾玫突然笑了。“说不定，我还会自动辞职呐！我刚发现我可能是一家外国酒厂的富有股东之一呐！”

琳歪着头，一脸怀疑。“你不是惊吓过度了吧，艾玫？”她苦着脸。“如果你是的话，我也不惊讶，跟奎吉过一晚那是大有可能的。”

“不，我是说真的，至少关于酒厂股权的事是真的。”艾玫把昨晚的不速之客描述给黛琳听。

“而你认为你可能拥有这企业的股权？那是值钱的吗？”黛琳问道。

艾玫点点头。“呃，他似乎认为我必定把那份文件不知搁到何处而已，因为它显然已传到我外公手里了。但坦白地说，我家人并没一个曾提过什么酒厂的。这周末我将去整理我妈

的遗物,看看会有何发现。我早该在以前就处理那堆东西,但我抽不出空。”

“你这位表亲,他是什么长相呢?”黛琳好奇地扬起眉。

艾玫犹豫一下才深思般地回答:“嗯哼,当然是意大利人。高大——超过六尺黑发,皮肤黝黑。我想可以说是贵族长相。”

“英俊吗?”

艾玫本想要摇头但停了下来。“我本想说不,因为他的容貌强烈得称不上俊但再想想——”她突然笑了。“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,我想起了十六世纪的黑武士,。忧郁、冷漠、性感。”

黛琳叹口气,不情愿地转回身去,“多迷人的结合!但愿我是拥有酒厂股权文件的人,如果你不要他的话,通知我一声,他听来似乎挺适合我用的!”

艾玫大笑。“好啦,我会给你第一个机会的。”然后她严肃起来,深思地说:“但我得先找到那份文件,如果有的话,我有个感觉,目前他对它的兴趣是远大于任何事的,甚至包括追求女人呐。”